

者，是受中共駐東使館所影響，且明白指稱中共是明交政府，暗中支持東共叛亂。又據四月廿四日美聯社金邊電稱：柬政府透露，「柬共游擊隊日來對政府軍加緊進攻，顯然是忿怒柬元首施亞努對美國復交的活動，而所使用的又都是中共武器」。在此種內外共黨聯合壓力下，施亞努將何以運用內外反共勢力而予以平衡？

不過柬埔寨是佛教國家，其文化乃與共產主義水火不能相容，施亞努在從法國殖民者手中爭取獨立的階段，以內除共黨，外抗法國的號召，喚起了全國人民奮起効力，果然使柬埔寨得到獨立安定繁榮，使他本人在人民心目中也成爲了民族英雄，其地位非共產黨人所可代替，所以共黨轉而運用他以圖謀逐漸使政權變色。想不到他甘入羅網，以致愈陷愈深，遂造成今日的窘迫情形。假如他能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內除潛伏的東共與左傾份子，對外斷絕與中越共的關係，以堅強的反共態度而親主政權，必可立即獲得自由友邦

西班牙政局淺析

楊宗元

一 前言

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西班牙內戰正式結束，到今年的四月一日，正好是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在西班牙統治的第三十年頭。三十年來，佛朗哥將軍爲西班牙帶來了免於被共黨統治的浩劫，同時亦爲西班牙帶來了政治經濟上的長期安定和繁榮。這種難得的情形，對於西班牙人來說，不僅值得驕傲，同時亦特別值得珍惜。所以佛朗哥將軍在今年元旦文告中便特別呼籲國人，要他們：保持信心，加緊努力，並且團結一致，來共同迎接這個西班牙的第三十個和平年。

但是，其所迎接來的却是許多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致使政府橫受攻擊，甚至於使國際的暴亂潮流亦趁隙而入，影響了國內的安寧。佛氏爲了早作防範，遂於今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建議並獲部長會議通過，頒佈一項臨時法令，宣佈西班牙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現在，該項臨時法令雖然已於三月二十一日宣佈解除，但是由於這種情

西班牙政局淺析

與全國人民之勳。亡羊補牢，爲時尙屬不晚，否則在共黨套索之下，祇有任其宰割。想聰明如施亞努，在此緊要關頭，當能爲東國安危，選擇最有利的途徑。

註一：參見五十七年十一月路透社馬德里三日電。註二：見五十八年三月八日台北新生報載合衆社曼谷七日電。註三：一九五五年統計。註四：參見陳以令著「越南現勢」。註五：參見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註六：參見許子由著「東南亞獨立時代」。註七：同註五。註八：同上。註九：同上。註十：見五十八年四月五日「時代雜誌」。註十一：同註五。註十二：同註六。註十三：同註五。註十四：同註四。註十五：同註五。註十六：同註五。註十七：參見本刊五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一卷三期吳春熙著「東泰絕交及其背景」。註十八：見五十五年五月出版之「美國時代週刊」。註十九：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香港「華僑日報」專稿。註廿：同上。

勢的發生，實已暴露出西班牙在三十年的安定繁榮之後，已經滋生出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知道，西班牙是歐洲反共力量中的主要支柱，同時亦是我們的忠實盟友，因此對於西班牙的問題，我們實在寄以最大的關注。現在就筆者所知試作簡單的分析。

二 現代西班牙的由來

要談西班牙的問題，對於西班牙政局的背景，也就是現代西班牙的由來，便須有一個粗略的認識。

西班牙這個國家，不但是歐洲的古國，而且亦曾是十六世紀時的世界霸主。後來歷經興衰，待至西元一八三三年，西王費南多七世（Fernando VII）去世，因無子嗣，傳位年甫三歲的幼女伊薩伯爾二世（Isabel II），而由女王母后波旁的克麗斯汀娜（Maria Cristina de Borbón）攝政。一八四三年，女王親政，惟當時民生凋敝，變亂時起，以致女王被迫遜位，而

由臨時政府執政，後來阿瑪竇（Amadeo de Saboya）雖被擁立為王，但不久阿亦被迫去位。在一八七三年西班牙正式改建共和，是即一般所謂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可是到了一八七四年底，第一共和便在保王黨擁立伊薩伯爾二世之子阿爾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為王之下宣告結束。

阿爾方索十二世在位十年，於一八八五年去世，去世後，由其寡妻哈布斯堡的克麗斯汀娜（Maria Cristina de Habsburgo）王后攝政。攝政十七年，至一九〇二年，阿爾方索十二世的遺腹子，阿爾方索十三世即位，惟其親政之後，國內的情勢大變，一時政潮迭起，軍人肆意干政，加以共黨的興風作浪，已使國無寧日。

一九二一年七月，由於鎮壓摩洛哥暴動失敗，更進一步的導致了整個社會不安，故在一九二三年，巴塞隆納的軍區司令，黎委拉將軍（Gen. Miguel Primo de Rivera）遂起而執政。黎氏執政之後，厲行獨裁，一時雖頗有不少建樹，惟以積弊已深，終無法挽回大局。故在一九三〇年下野，國內又面臨了空前的危機。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為決定國體，全國進行大選，結果選擇共和者獲勝，故在投票的次日，四月十四日，阿爾方索十三世宣告退位，流亡法國，而西國歷史上的第二共和也就正式產生。但全國較大城市的議會，均為左派勢力所掌握，致使政府對於國內的局勢，幾乎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左右派大規模的衝突，似乎已有一觸即發之勢。

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左派的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執政之後，國內黨派鬥爭之烈，社會秩序之亂，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暴動、罷工和焚燒教堂的行爲，幾乎是無日無之。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由於議會保王黨領袖索德羅（Calso Sotelo）的非法被殺，已使憲法保障徒成具文。至此，對於左派政府，羣情激憤，達於極點，故在五天之後，也就是七月十八日，佛朗哥將軍的反共之師，就在北非起義，由是，西班牙的反共內戰遂告爆發。

戰爭一起，各地紛紛響應。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各軍事領袖的集議下，成立臨時政府，公推佛朗哥將軍為國家元首，並任最高統帥，總攬軍政大權，領導全國革命。佛氏於同年十月一日正式宣誓就職，同時宣佈成立「國家技術委員會」（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下設七個委員會

，是即臨時的革命政府，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獲得了義德等國政府的承認。這時西班牙國內，雖然擁護革命者日衆，但是若干右翼政黨，却仍同床異夢，各有懷抱。佛氏為避免重蹈過去共和政府黨派分歧的覆轍，遂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下令各右派政黨，改組為「西班牙法南黑傳統主義派及國家工會主義促進聯合會」（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ndicalista），統名為「國民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佛氏自任「國民運動」的全國領袖（Jefe Nacional），從此遂使份子龐雜的右翼陣營，例如保皇黨，法南黑，工業家，大地主，天主教乃至於若干中間的自由派人士等等，都能在佛氏的號召之下，獲得了空前的團結。翌年元月三十日，佛氏又下令將「國家技術委員會」改組為中央政府，原來的七委員會正式擴充為內閣部會，元首則兼任中央政府主席，並具有獨立制訂法律及執行司法之最高特權。

一九三九年二月，佛朗哥政府獲得了英法政府的承認，三月二十九日，國民軍佔領首都。四月一日，內戰正式結束，西班牙的第二共和亦同時宣告壽終，代之而起的，便是西班牙現在的佛朗哥政府。

三 目前西班牙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到現在，佛朗哥政府已經經過了三十年的安定和繁榮，在三十年安定繁榮的歲月裏，佛朗哥已經從西班牙最年輕的軍事領袖變成了七十六歲的老人，西班牙的社會亦已在沉滯的現象下顯得問題重重。加以西班牙的政治結構，又像是一座龐大的金字塔，而由佛朗哥高踞在金字塔的塔頂，在他的下面，却是一羣爲了爭權奪勢而勾心鬥角的野心人士。因此，西班牙目前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今後應該由誰來做西國王位的繼承人？

根據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由西班牙國會所通過的「國家元首繼承法」規定，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代議制的王國，目前雖無國王，但由佛朗哥來擔任國家元首的職務。然則，佛朗哥現在已經是年邁體衰，雖然佛朗哥在今年二月間爲了關節以及緩和繼位問題起見，曾特別公佈了他最近健康檢查的結果，以便說明他的健康情形良好，但據最近曾經晉見過他的人講：佛氏的臉上

已經無法掩飾住他老邁的痕跡，而且佛氏的醫生也曾勸告過佛氏，要他將內閣會議的時間壓縮到一小時。從這些跡象看，佛氏對於西國的政局，究竟還能支持幾年？甚至他現在是否還在發號施令？實在不無可疑。

因此，假如佛朗哥的健康一旦有了問題，必須有一個王位的繼承人。又若依照傳統和規定，目前流亡在外的西國最後一位國王阿爾方索十三世之子，同時亦是巴塞隆納伯爵的唐璜（Don Juan），乃是這個西國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是由於唐璜極力主張西班牙實行君主立憲政體而不見容於佛朗哥將軍。其次再看唐璜的兒子，璜·卡洛士（Juan Carlos）親王。璜·卡洛士親王現年三十一歲，是一個風度翩翩的有為青年。他曾受過王室子弟所必經的各種訓練，亦曾任過海陸空三軍的各種軍職，並在最近晉陞為陸軍上尉。尤其是他時常追隨在佛朗哥將軍的左右，深受佛氏的寵愛，所以許多人都認為佛氏是有意在提携和培植他，使他成為將來的王位繼承人。在去年的七月間，璜·卡洛士親王和他的王妃，同時亦是希臘公主的蘇菲亞（Sophia）還曾發誓，只要他的父親唐璜在日，絕對不敢接受王位。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情形便大大的變了，他居然公開的表示，假如國人要他登上大位，縱令是違抗父命，他亦在所不辭。璜·卡洛士親王這種出爾反爾的態度，至少可以反映兩種情形：其一可能是西班牙政府授意他如此說，以便打擊保王派份子；而其另一種可能便是正如外間所傳，佛朗哥想要璜·卡洛士來做一個傀儡的國王，而另在佛氏的親信中，選一個具有實力的人來掌握實權。這一個可能在將來掌握實權的人，據說可能是西國政府的副主席加雷諾（Luis Carrero Blanco）。加氏是一個極端的右翼份子，但他却不反對近年來西班牙所實行的許多自由政策。加氏同時亦擁有軍方實力派，如卡達隆尼亞軍區司令貝內茲將軍（Gen. Perea）以及馬德里的軍區司令伊尼埃斯達將軍（Gen. Carlos Iniesta）的支持。因此，一般人都認為加雷諾和這兩位將領乃是宣佈西班牙緊急狀態的主要幕後操縱人。

接着王位繼承問題而來的，便是表面上尚不顯著，但却嚴重存在的黨派分歧問題。自從佛朗哥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下令各右派政黨改組為「國民運動」之後，已使各黨各派都能在佛氏的號召之下團結一致。但近年來因王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政局動盪不安，使很多黨派又都在蠢蠢欲動。其中就連西國最大的法南黑，也發生了內部分裂的現象。法南黑又稱藍衫黨，是西國

唯一有政黨之實而無政黨之名的公開合法政黨，它的基本特質是：反共，維護宗教和傳統。在西國內戰期間，法南黑就曾幫助佛朗哥將軍，發揮過很大的效用。現在，這個政黨在「老幹部」和年輕的新黨員之間，已經形成了強烈的對立。例如去秋該黨在馬德里召開年會的時候，就會有成萬的青年黨員，在對他們的前輩甚至於佛朗哥政府大肆抨擊。

在佛朗哥的內閣裏，還有一些所謂「進步派」的部長們，他們主張：唯有逐漸地注入自由主義，西班牙的政治制度纔能存在。

在西班牙的陸軍中，又有一些出身名門的老年將校，他們擁護唐璜，構成了軍中的「保王派」份子。

而在政治舞台外圍活動的，更有所謂「社會黨」人，這些各行各业的人士，包括有作家和知識份子，他們反對極權，主張民主共和與歐化。例如這個「社會黨」領袖之一的前教育部長現業律師的席梅內茲（Ruiz Jimenez），便曾於今年元月底在「律師協會」中策動一致投票，要求政府將政治犯案件交由民事法庭審判，而不再依軍法處理。這件事情曾經成為西國各大報章一時宣揚的主題。這也是使西班牙政府宣佈緊急狀態的因素之一。

此外，還有一些共黨的嘍囉和「托派」的尾巴，雖然他們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青年學生，但在共黨滲透無孔不入的今天，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其次的一個問題是天主教會的問題。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西國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九都信奉天主教，佛朗哥將軍本人亦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佛朗哥在北非起義之初，維護天主教亦是他當時揭櫫的最高原則之一。因此，教會始終都是維護佛朗哥政府的。加以根據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西班牙政府與羅馬教廷之間所締結的協定，西班牙國家元首對於天主教新主的任命亦具有直接的發言權。同時在教會方面，亦都一向保守，並且一向支持現存的秩序。可是到了最近，許多青年的天主教教士竟然一反常態的公開反對他們的主教和佛朗哥政府。因而在教士與政府之間經常發生公開的衝突，甚至有不少的教士因為思想問題而被捕入獄。尤其是在有些要求自治的地區，例如在北部的巴斯噶，許多青年的天主教士，不但公然的表示同情自治，甚至於公然的參加活動。這種情形，設若發生在其他的國家，尚不致產生如何嚴重的後果，但是產生在天主教國度的西班牙，便不得不視為一個甚

難應付的問題了。

第四個問題是一些地區要求自治的問題。例如卡達隆尼亞(Catalonia)的要求分治，阿斯圖里亞(Asturia)礦工的抗議國家管理工會，以及北部巴斯噶人的要求自治等等。其中尤其是巴斯噶人的要求自治鬧得最兇。本來，巴斯噶的要求自治，早在十九世紀便已開始，一直是採取較和平的方法在進行。但是到了去年，巴斯噶的恐怖份子，竟然公開的搶劫銀行，燒燬市長的住宅，殺害了西班牙政府派在巴斯噶區的警察首長。此外，他們還有組織有計劃的公開叛亂。領導叛亂的頭目們並且用馬克斯的語氣喊出：「我們要集中力量，組成一個民族解放陣線」，「如不創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決不停止」的口號。同時，他們要求自治的範圍，還包括了法國境內的巴斯省噶份，因此他們又有所謂：「三加四等於一」的口號，意思是：三個法國境內的巴斯噶省，加上四個西班牙境內的巴斯噶省，等於一個巴斯噶的國家。從這種情形看，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這已經不只是一個純粹地方上要求自治的問題，而是成爲國際共黨有計劃的一項赤化運動。事實上，毛匪幫早已注意及此，而大量的往此地輸入毒素，並且在此極盡了挑撥與煽動的能事，亦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運問題。學運在西班牙可以說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問題；但是過去的學運多半是起於學生對某一位教授教課的不滿，或者是認爲學校的某項行政措施不當而發生叫叫嚷嚷，甚至於罷課抗議的行動。然而近兩年來，情形轉趨嚴重，學生不僅聚眾罷課，而且散發傳單，張貼壁報，攻擊學校，攻擊政府，而且散發「美國人滾出去！」、「美國是帝國主義！」等反美傳單。更有甚者，如在學運中心之一的巴塞隆納大學今年一月的學潮，要求政府對教育政策等問題加以改革。這一所大學的校長阿爾巴達勒和(Mannel Albadalejo)是一位自由派人士，所以他便答應盡量依照學生的意願去改革教育，阿氏的這種開明作風，當時雖贏得大多數人的喝采；可是，仍有少數的極端份子，公然無理取鬧，聚眾攻入校長辦公室，險些兒把校長扔出窗外。此外他們還出外示威遊行，喊口號、扔石子，幾乎鬧得天翻地覆。從這些事實來看，西班牙近兩年來的學潮，漸已走上暴動的途徑，同時從許多證據，例如在學生所散發的傳單中竟公然署有共產黨印發的字樣，並且印有前古巴頭目之一的蓋瓦拉的像，在鬧學潮的學生中間，已有共產黨員被警方

逮捕，這些情形都可顯然的看出：西班牙的學運，事實上已爲共黨份子所利用，成爲顛覆政府的工具了。

四 結論

對於西班牙政局，由於上述的種種問題，導致成三種不同的看法：第一個看法是西班牙政府方面，他們已發覺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才有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的舉措，以便迅速予以解決。第二是在一般民衆，特別是年屆四十以上的民衆方面，他們眼見這種種顯露的跡象，已有許多地方類似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的情形，普遍懷着極恐懼的心理，深恐再度發生另一場兵連禍接的浩劫。第三是在外國人，特別是在美國人方面，他們認爲西班牙這次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雖然言明爲期三月，但是三月決不可能結束，同時還特別指出：西班牙的這種緊急措施，不僅解決不了問題，相反的還會爲西班牙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安。但是，事實上西國政府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不到三個月的期間內解除了緊急狀態，使一場曾預兆着風狂雨暴的情勢又復歸於寧靜。因此，可使吾人獲得一項信心，那就是：西班牙的政局並不如我們所見的那般嚴重；換句話說，只要西國政府對於種種問題因應得宜，在政治上做到緊弛適度，並在自由政策、王位繼承等問題上作開明而漸進的安排，在經濟上能做到進步和繁榮，而且維繫住整個社會與民生的穩固，則西國必不致發生太大的變動。

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到是在於我們。因爲在外交方面，西國可說是在歐洲最後一個可靠的基地，而在姑息主義瀰漫的今天，特別是有許多着眼近視的現實主義者，紛紛想和共匪拉攏，至少亦將做到所謂「政經分離」的交易，西國爲了賺錢亦曾有過這種理論調。因此我們必須做到主動外交，並且積極加強商業貿易，以便做到既講道義又重實惠的交友之道。其次便是須要重視和加強配合外交的宣傳工作。自從西國實行自由政策以來，在各大城市的書肆之中，隨處都可看見共產書籍，甚至於毛酋語錄的出售，更有所謂專門銷售匪方書籍的「中國」書店存在。相反的，我國的書籍文物，就連我們的留學生和華僑之間亦很難得一見，如此情況，若不加以改善，必將發生嚴重後果，其嚴重的情形，不僅會導致友邦人士對於敵我認識的錯誤，甚至於亦慢慢的培植和散佈西國內部動亂的種子。